



李训 日记

留德岁月 (第五卷)

1934—1946年

1934年10月1日 在Gladbach到
 Kinder, Berliner Verkehrs-Verein
 -Dienst, 等。一等票到十一站, 才一日
 blühende 在等吃 Arbeitsdienst-lager
 同人行同人的路, 及许多不知名是
 活活一译, 颇有意味。
 由 unter den Linden 出发, 大概走下
 到, 1934年10月, 风景极好, 有 top
 到 Wuhlheide, 由英美人等事等
 是一年到旧路, 但同路人等皆可
 入, 日在沿途各富, 吸烟吃食
 在一起, 吃一辣心路, 第一辣的云烟。
 最重要之因之还是最老那对路
 于五月初期满, 可以入大学, 这
 入大学之喜悦。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014061229

K825.4

350

V5

季羡林 日记

留德岁月 (第五卷)

1942.1.20-1944.3.17



季羡林文化基金会
陕西省季羡林国学院 整理
李小军 钱文忠 季承

K825.4
350
V5



北航

C1748338



江西人民出版社
Jiangxi People's Publishing House
全国百佳出版社

Die Konjugationen
des finiten Verbums
in den Göttern des Mahayana.

Inaugural-Dissertation
an der Universität zu Göttingen
zur
Erlangung der Doktorwürde
der hohen philosophischen Fakultät
der Georg-August-Universität
zu Göttingen

vorgelegt von
Hien - in Sechi (Hsien - in Sechi)
aus China.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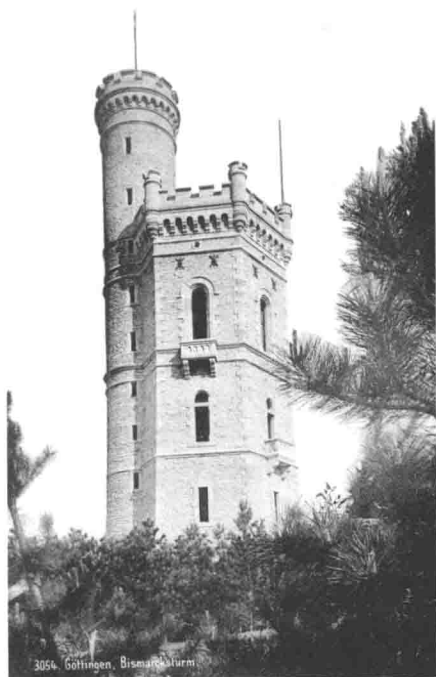
季羨林的论文



迈耶家的大女儿伊姆加德



哥廷根城俾斯麦塔俯瞰



哥廷根城俾斯麦塔近景



哥廷根大学行政中心



哥廷根城韦德兰大街上的大讲堂

研究所以都找出来。十一点钟到 Bachmucke 家
访友，下着雨，雨之想见以同去者，十一时同 Bach-
mucke 兄妹来谈，半天，以同去者终于十二时，十
二点钟就回家来，吃两片面包，睡到十
三时醒来，看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-
forschung。五点钟去，到街上散步，大雨，
简直受不了，立刻就回家来，看书，看报，等
七点钟过晚饭，看 Zeitschrift für vergleichende Sprach-
forschung。

十日早晨七点钟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就出去，外面雨水甚大。
先到中文研究所以地看，上来到旅馆去替
士心订房间，能办到通一松更是不妨，一间
客房也没有，没有办法。到中文研究所以去看
1台书，十二点到 Junkerschanke 去吃饭，遇到
1位太太，吃这一日到研究所以去。一点钟到车站
去接士心，回到研究所以，会到1位，谈1位
此地山情开。三点钟我们出来，到10士心到取-
fer 去喝1点咖啡，又回到研究所以，四点钟
中文，下1课，就休息。一日回家来，吃过晚饭，1位
太太来，谈1会，我们又去送她回家，便回
来，十点钟睡。

十一日我们，一整天 Enipen，睡1点钟就西星

季羨林日记手稿

一九四二年

一月二十日

早晨八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。出去，到 Peppmüller（佩普穆勒）订了两本书，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似乎更冷，我简直有点受不住了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一点吃了片面包，看 *Zwölf Stühle*（《十二把椅子》）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，看 Alsdorf（阿尔斯多夫）的 *Indien*（《印度》）。

四点同 Prof. Sieg（西克教授）谈了会闲话。他刚走，Seebeck（塞贝克）又上来，同我谈他去留的问题。一直到六点我才出来，到中文研究所去拿了两本书，就回家来，气温并没上升。

吃过晚饭，念托尔斯泰。

二十一日

早晨七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比前两天还要冷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十二点吃了片面包，看 *Zwölf Stühle*（《十二把椅子》），看 Alsdorf（阿尔斯多夫）。

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到 Frau Pinks（辛可斯夫人）家里去，她请我吃茶，愿意同我说中国话，但这工作对我却并不容易。她每句必问，她说的我又费很大力才能明白，不久我的脑筋就痛起来。

七点回家，外面好月光，但仍冷。吃过晚饭，念托尔斯泰。

二十二日

夜里没能睡好。早晨八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更冷，在城里竟有零下十八度。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十一点上中文，十二点多下课，休息了一会，吃了片面包，看 *Zwölf Stühle*（《十二把椅子》）。

两点半又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出来想去看电影，又改了时间，就回家来。看了会报，看《燕京学报》。念托尔斯泰。紧靠近炉子坐，仍然是冷。又不敢多加煤，真是苦极。

吃过晚饭，念了点托尔斯泰。

二十三日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中文研究所去。今天同昨天差不多的冷。自己升好火，但屋里仍然如冰窖一般，只好披着大衣工作。替虎文查了一段《列女传》，念《吐火罗文法》。

十二点到 Junkernschänke（容克饭店）去吃饭，吃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休息了一会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

四点同 Seebeck（塞贝克）谈了会话，又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五点半出来到 Peppmüller（佩普穆勒）去订了本书，又到 Häntzschel（黑切尔）去订了本书，就回家来看报。

吃过晚饭，念托尔斯泰。

二十四日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比昨天暖点了，吹着南风。这寒气或者已经过去了。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

十二点半吃了片面包，到楼下去看了半天杂志。

回到楼上休息了会，念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。

三点半回家，外面好太阳。升好炉子，看了会报，整理了整理旧稿子。

那位大兵说今天来学中文，但等了半天不见面。

吃过晚饭，到房东屋里去听了半天无线电，又到屋里看了会杜诗。

二十五日

星期日。早点九点多才起来。天气不很冷，下了一夜雪，街上已经积得很厚了。

吃过早点，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看报，翻看杂志。

十二点半吃了片面包，又看了会报。德国在北非又似乎打得很顺手。两点前有一个 *Sondermeldungen*（报道），我听了神经立刻兴奋起来。我不高兴想这些事，又不能不想。我又想实行不看报，不听消息主义。

又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五点 Massenti（马森蒂）同西班牙文的 *Lektor Sanz*（桑斯老师）来访。我对 Massenti（马森蒂）印象极好，我非常喜欢他。对 Sanz（桑斯）的印象也极好。我们谈得很热闹。七点前 *Frau Prof. Braun*（布劳恩教授太太）又同 *Pasinetti*（帕西内蒂）来，谈了会 *Frau Braun*（布劳恩太太）先走，他们三位一直谈到七点才走。

吃过晚饭，去访张，不在。外面月光清澈如水，照在积雪上，一片银辉。我到德国后第一次见这样的月夜。回家随便看了点书。

二十六日

夜里醒来，半天睡不着。早晨八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我以为寒气已经过去了，今天忽然又冷起来，零下十五度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十二点多吃了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看 *Ghosh Linguistic introduction to Sanskrit*（戈什《梵文入门》）。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同 Seebeck（塞贝克）谈了会。出来，去理了理发，回家。外面不像今天早晨冷，但雪势极盛。

看了会杜诗，吃过晚饭，到 Krone（克朗）去，我今天在那里请客喝酒。*Sanz*（桑斯）同 *Seebeck*（塞贝克），*Pasinetti*（帕西内蒂）已经在那里，不久 Massenti（马森蒂）也去了。我们要了两瓶 *Mosel*（摩泽尔红酒），且喝

且谈。Pasinetti（帕西内蒂）对英美文学极为熟悉，我们谈了半天 Eliot（艾略特）同 Joyce（乔伊斯），又谈哲学，因为 Sanz（桑斯）是哲学家，他知道的也非常多。总之，我对他们几位印象极好。人极 sympatisch（可爱），学识又有。中间有过一次防空警笛，我们也没管。回到家来已经十二点了，又是好月色。

二十七日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天气极冷，早晨气温竟降到零下三十三度，可以说打破纪录。但却苦了我们这少衣服又没有煤的。念 Tocharisch（吐火罗语）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

十二点半多吃了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看 Ghosh（戈什）。

四点同 Prof. Sieg（西克教授）谈了会，又下去同 Seebeck（塞贝克）一直谈到六点才出来回家。虽然不像早晨那样冷，但仍然够劲。

看了会报，吃过晚饭，看 Ghosh（戈什），看托尔斯泰。

靠近炉子坐仍然是冷。

二十八日

早晨八点起来。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天气比昨天暖，下着小雪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十二点出去，先到 Häntzschel（黑切尔）去订了两本书，就到 Junkernschänke（容克饭店）去吃饭。吃完回到研究所，看《中国》。

两点半上中文。四点下课，到 Frau Pinks（莘可斯夫人）家里去。同她说中国话，喝茶，吃点心。

六点多回家，天气陡然暖了起来，雪简直有化的样子。

吃过晚饭，到 Braun（布劳恩）家里去。谈到九点回家。

二十九日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仍然很暖，我不禁

吐了一口轻松的气。今年的罪大概已经受过了。

看了看 *Legende* (《传说中的飞马》) 的参考书, 到图书馆去还了几本书, 回到研究所, 念《吐火罗文法》。

十二点半吃了片面包, 休息了一会。两点半上中文, 上完, 又同 Seebeck (塞贝克) 谈了半天耶稣教的神学。四点回家, 看了会报, 洗了一个澡。念托尔斯泰, 看 *Zwölf Stühle* (《十二把椅子》)。

吃过晚饭, 看 Ghosh (戈什), 看 *Zwölf Stühle* (《十二把椅子》)。

三十日

早晨八点起来, 吃过早点, 到梵文研究所去, 下着大雪。念《吐火罗文法》。到图书馆去借了一本书。回到研究所, 看 *Zwölf Stühle* (《十二把椅子》)。

最近想念的文字太多, 但时间不够分配, 简直不知道应该怎样开始。一想到, 心里就发急。这岂不是自寻苦恼? 但自己却没有法子制止。

一点吃了两片面包, 休息了一会。两点半到 Capitol (电影院) 去看电影。Franziska Kinz (弗兰齐斯卡·金茨) 主演的 *Die Kellnerin Anna* (女服务员安娜), 是母与子的故事。我蓦地又想到自己的母亲, 我忍不住哭起来。散场出来, 一直流泪流到中文研究所。我不知道怎样好。死去的反正是死去了。我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多余。我现在惟一能作的事情, 就是加紧自己的工作, 倘若在这方向有什么成就的话, 母亲也就可以不朽了。我并不是认为名不朽有什么不得了。名与不朽终于也有尽期的, 但是我这样同别人一样的有血有肉人之子又能作什么呢?

在中文研究所拿了本书, 就回家来。看托尔斯泰。

吃过晚饭, 只看了看报, 没敢看很用脑的书。

三十一日

夜里虽然睡, 但梦太多。很奇怪地, 最近常梦到遇牧哥。在醒时我也常想到他。立刻就浮起一串童年时甜蜜的回忆, 在一群表哥表弟之中, 只

有对他我还怀着无量的温情。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装订书的地方去送了两本书，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接着到图书馆去替 Prof. Sieg（西克教授）还了一本书，回到研究所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Andersen（安德森）。

Seebeck（塞贝克）去，谈了半天闲话。一点他走。我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把 *Zwölf Stühle*（《十二把椅子》）看完。两点多回家。升好炉子，看了会报。又看《渔洋诗》。在古代大诗人中渔洋是我最爱的一个。

六点吃过晚饭，出去到 Junkernschänke（容克饭店）去。Seebeck（塞贝克）请我吃酒。我们喝了两杯，谈了半天梵文中文巴利文。我劝他治西藏文西夏文。他极感兴趣。

十一点半我们才出来，外面有月光，但仍然下着雪，一片皓白。到家已十二点。

二月一日

星期日。早晨九点起来，升好炉子，吃过早点，看 Geiger（盖格尔）《巴利文法》。现在决意把巴利也彻底治一治，看 Kielhorn（基尔霍恩）。

十二点半吃了两片面包，躺下睡了一会。起来，看了会报，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看《渔洋精华录》。

四点出去，到街上走了走，比昨天又冷点了。四点半到 Boehncke（伯恩克）家里去。她请我吃茶，另外（有）一位德国女学生。

坐到七点回家吃过晚饭，念托尔斯泰，看《渔洋诗》。

二日

一点醒来，快到天明才又睡去，醒了已经快九点，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今天天气又冷起来了。顺路到邮局去寄钱。

念 *Mahāvastu*（《大事》）。因为有许多零碎工作，好久没有念 *Mahāvastu*（《大事》）了。以后预备天天念一点。

十二点到 Junkernschänke（容克饭店）去吃饭，吃完回到研究所，休

息了一会，看 *Khotansakische Grammatik* (《和阗赛种语语法》)，是今天刚收到的。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又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五点半出来，买了点点心，回家。念托尔斯泰。正吃着晚饭的时候，张来。谈到七点半走。又念托尔斯泰。

三日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仍然有相当的冷。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因为每一个 Form (形式) 都要留心，所以进行得很慢，但愈念进去，愈能发现新的东西，对将来写定时的形式也就愈清楚。

一点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又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想把 *adhastāt heṣṭhāto hetthā* (在下面) 弄清楚。

四点同 Prof. Sieg (西克教授) 谈了半天闲话。出来到 Peppmüller (佩普穆勒) 拿到 Schwentner (施文特纳) 的 Tocharisch (吐火罗语)，就回家来，人伤了风，非常难过，只看了看报。

吃过晚饭，什么事情也没能作。

四日

昨晚躺下无论如何睡不着，嗓子又痛，又流鼻涕，非常苦。吃了片 Abasin (阿巴辛) 才睡去。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，下着雪。

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，但鼻涕一刻也不停地流，头也昏昏的，始终不能安心念下去。

十二点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。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到 Frau Pinks (苹可斯夫人) 家里去。吃点心，说中国话。鼻涕仍然照样流。

六点多回家，看了会报。

吃过晚饭，看了半天书目，什么书也没能念。

五日

夜里又没睡好。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天气不

十分冷。

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虽然头仍然有点昏，但鼻涕却不流了。十二点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。Dr. Stange (斯坦格博士) 去，谈了几句话就走。又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五点多回家，外面又似乎比早晨冷了。到家，炉子只是不着，费了半天力才升好。看了会报。吃过晚饭，到 Frau Prof. Braun (布劳恩教授太太) 家里去。一直谈到十一点才回家，外面又下起雪来。

六日

夜里又睡得极坏。早晨八点半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人精神极坏，头昏眼花，一点也不能安心工作。

十二点到 Junkernschänke (容克饭店) 去吃饭。吃完回到研究所，休息了一会，抄 *Kāraṇḍavyūha* (《方广大庄严经》)。

四点同 Prof. Sieg (西克教授) 谈了谈要订购的书籍。五点出来到 Häntzschel (黑切尔) 去替研究所订书。出来在街上遇到汉堡大学汉学教授 Jäger 同 Dr. Stange (斯坦格博士)。谈了两句话就分手。买了面包点心，回家，休息了会，看了看报。张来，一直坐着看我吃过晚饭，才走，我又看了会报。

七日

夜里又睡好了。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中文研究所去。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随便翻看中国杂志。十一点 Dr. Stange (斯坦格博士) 去，不久 Prof. Jäger 也去了。我们随便谈了几句闲话，又同 Stange (斯坦格) 谈了谈教授中国古文的方式，和研究所书籍出借的问题。Jäger 是一位六十来岁的老头，在德国汉学家中颇有地位。昨天第一次见面，印象并不佳，但今天才真正认识了他，是一位非常和蔼可亲的老人。再三邀我到汉堡去拜访他。一直到快两点我们才出来，分手，我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吃了两片

面包，休息了一会。

三点出来到 Capitol（电影院）去看电影 *Sonntagskinder*, Riemann Lingen Platte 主演，非常滑稽有趣。五点多回家，看报。

吃过晚饭，又看报。八点半到 Braun（布劳恩）家里去。同她一块去拜访 Gönert，他是我们大学的助教。有一位太太，人都很和气，一直坐到十一点才回家。

八日

星期日。早晨九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看了会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托尔斯泰。

十二点多吃了片面包，一块点心，躺下睡了一会，起来，看报，看《渔洋诗》。外面天气极好，有太阳，天空是蔚蓝的，再衬上白雪，是一副美妙的冬景。但一点也不暖，我紧靠近炉子坐，仍然觉得冷。一点出去散步的意思也没有。看《燕京学报》，念《吐火罗文法》。

七点吃过晚饭，看《燕京学报》。在房东屋里闲谈了半天。回到屋里来，看《渔洋诗》。忘记加煤炉子灭了，屋里颇冷。很早就睡下。

九日

早晨八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，天气比昨天又冷多了。

念 *Mahāvastu*（《大事》）。十二点到图书馆去替中文研究所拿了几本书，就到 Junkernschänke（容克饭店）去吃饭，吃完回到研究所，休息了一会，念 *Mahāvastu*（《大事》）。

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同 Seebeck（塞贝克）到中文研究所去，把西夏文专号拿给他看了看，五点前出来，分手回家，念托尔斯泰。

吃过晚饭，看《燕京学报》十周年纪念号，念托尔斯泰。

十日

早晨八点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，今天天气又暖起来，但雪却一点化的意思也没有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一点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刚才有一个 *Sondermeldungen* (报道)，不知道是什么事，心里不放心，穿上大衣出去到 *Tageblatt* (哥廷根日报社) 前面去看了看，也没看到什么。回到研究所，抄 *Kāraṇḍavyūha* (《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》)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四点同 Prof. Sieg (西克教授) 闲谈了半天，又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五点多回家，休息，看报，念托尔斯泰。

六点半吃过晚饭，又看报，念《燕京学报》。

十一日

夜里梦极多，大概昨晚吃得太多了。早晨七点半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夜里又下了一夜雪，现在虽然晴了，但雪已经有一尺多厚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，念 Kielhorn (基尔霍恩)。

十二点半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抄 *Kāraṇḍavyūha* (《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》)。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又念了点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五点出来，到 Schiller Wiese (席勒草坪) 去散了散步。立刻就回家来。桌子上摆着警察局的信，要看我们的护照。心里正在狐疑，不知会有什么花样。无线电里又报告出来，倭奴已进占新加坡。我的神经立刻跳动起来，我眼前似乎一点光明都没有了。我不想再活下去。看来这世界非是禽兽的世界不成了。

吃过晚饭，在家里再也坐不住。到□□□家去谈到十点又听了听英国无线电才回家。

十二日

早晨七点半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零下三度，一点也不觉得冷。

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十二点多休息了一会。陆去，她也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让她去。稍谈就走。我吃了两片面包，又休

息了一会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心情之坏，无以复加。已经有半年多没接到家里的信了，国势又在风雨飘摇中。自己身处德国，要吃无吃，要穿无穿。随处还碰到许多不痛快，而且也还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大的困难，那一天能回国。我对生命一点兴趣都没有了。

两点半上中文，四点下课，念了会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五点回家，看报休息。

吃过晚饭，看《燕京学报》。自己神经本来已经渐渐好起来了，现在又兴奋起来。

十三日

早晨七点半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雪大概从夜里就下起来，现在还是团团絮絮地直扑下来，地上已经有二尺厚。公共汽车都不能开了。大概是天降祸殃，惩罚这混蛋德国人。到了研究所，念《吐火罗文法》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十二点到 Junkernschänke (容克饭店) 去吃饭，吃完回到研究所，休息了一会，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四点同 Prof. Sieg (西克教授) 谈了会。又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五点到警察局去，他只把我的护照看了看，没有说什么话。出来到中文研究所拿了本书，就回家来。看了会报。七点吃过晚饭，看《史学年报》，念了会《吐火罗文法》。

十四日

早晨七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在家念《吐火罗文法》。九点多出去，夜里又下了一夜雪，现在仍然在飘着雪花。先到会计处领出二月份的薪水，到 Peppmüller (佩普穆勒) 去拿到 Tocharisch Sprachreste (吐火罗语残卷)，就到梵文研究所去。放下书包，又出来到图书馆去订借了两本书，回到研究所念 *Mahāvastu* (《大事》)。

Seebeck (塞贝克) 上来问我的政治意见，我早就知道德国要调查我们

的行动。现在果然来了。我明知道说了实话会有危险，但我却不能抹煞我的良心。我干脆说我是蒋介石的信徒，南京汪逆是卖国贼。我在任何条件之下也不能同倭奴妥协。我已经预备好了，最近他们就会把我监禁起来的。我现在把生死久置度外，我怕这群王八蛋干吗？

Frau Prof. Braun（布劳恩教授夫人）去，说了几句话就走。我吃了两片面包，休息了一会，又念 *Mahāvastu*（《大事》）。

两点半出来，大风大雪，遮天盖地扑下来。本来想去看电影，但 Central（中央）门口挤满了人，就回家来。看《史学年报》，看德国报，心里无论如何也摆脱不开早晨的事情。

吃过晚饭，同男房东一聊就聊到九点半。

十五日

星期日。早晨九点多起来，吃过早点，看了会报。十一点到陆家去。雪下了一夜，到现在还没有停。街上已经堆了很厚，汽车都不能开行了。

在陆家谈到快到十二点回家，吃了两片面包，一觉睡到三点才起来。念《吐火罗文法》。

四点半到 Boehncke（伯恩克）家里去，她请我吃咖啡。只有同她们还能谈两句心里的话。在她家里坐上两点钟对我也就算是最大的安慰了。

七点回到家来，吃过晚饭，到张家去。一直谈到十点，又听了听英国无线电，才回家来。

十六日

早晨八点多才起来，吃过早点，到戏院去换票，到装订书的地方想去拿书，但还没装订，就到 Frau Pinks（苹可斯夫人）家里去，本想稍坐就走，但一谈竟谈到十二点，出来到 Junkernschänke（容克饭店）去吃饭，吃完到梵文研究所去。休息了一会，念 *Mahāvastu*（《大事》）。

两点半上中文，三点半上完，又同 Seebeck（塞贝克）谈了半天政治问题，四点多出来，去理了理发就回家来。看到 Harrassowitz（哈拉索维茨）